

第 三 部 分

斯大林主义产生和确立的 原因与条件

第九章

斯大林个人对组织 1937—1938 年 恐怖行动的责任

1937—1938 年的恐怖行动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无法理解的灾难，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说法和神话。这样做多半不是寻求弄清真相，而是试图背离真相，找到某种有助于维护对党和斯大林的信任的提法。下面就对其中的几种神话作一分析。

一、斯大林与领导 1937—1938 年的镇压

有一种最普遍的说法是，斯大林对席卷苏联的恐怖浪潮一无所知，有人对斯大林隐瞒了真相，所有这一切罪行都是背着他干的。

有人认为，斯大林虽然拥有无限权力，但并不知道逮捕和枪决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州委书记、高级军事和经济领导人、大作家和大学者的情况，这种看法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不过对某个至高无上人物的迷信意识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迷信意识有它自己的逻辑：它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之于自己崇拜的神，而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推给魔鬼。正是可

以用宗教意识的这些特点来解释斯大林不知情这种说法。伊·格·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以为，大概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以为，斯大林并不知道胡乱迫害共产党人和苏联知识分子的情况。”爱伦堡讲述了他遇见帕斯捷纳克的情景，他“站在雪堆里挥动着双手不住地说：‘倘若有人把这一切都告诉斯大林就好了！’梅耶霍德也一再说：‘他们瞒着斯大林。’”^①

第29步兵师政委Ф. А. 斯捷布涅夫与维亚济马区军事委员安·雅·韦杰宁（后任克里姆林宫管理处处长）下面的谈话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发生了什么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斯捷布涅夫对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他神情紧张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不相信党内有那么多敌人。我不相信。莫非在党的某个重要环节，在安全机关有不是我们的人？好像是在有意消灭党的干部。我用脑袋担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决不知道这些情况。种种警告、申诉、抗议都被层层阻截，到不了他那里。要争取让斯大林知道这一切。否则只有完蛋。明天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接着就会抓我。再也不能沉默了。’”^②

持这种意见的还有成千上万党的负责人和普通党员。前列宁格勒州委负责干部多·阿·拉祖尔金纳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当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感到可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党。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逮捕老布尔什维克

我的理解是，显然是党内有人在搞某种可怕的破坏行动。这让人感到不安。我坐了两年半的牢，又被送往劳改营，

① 《人、岁月、生活》，载于《新世界》杂志，2000年第5期第152页。

② 韦杰宁，安·雅·：《岁月与人》，莫斯科1964年版第55页。

后来又被流放，时刻都感到不安……那时我从来没有责备过斯大林。我经常为其他在押者辱骂斯大林而与他们争吵……我说：‘不，斯大林不可能允许党内发生这一切。这绝不可能。’^①

哲学家阿·科尔曼在战后过了几年被捕。他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空军元帅格·阿·沃罗热伊金关在一个牢房里。身居要职的沃罗热伊金曾经常与斯大林见面，他指责斯大林搞大镇压。阿·科尔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想让沃罗热伊金相信，他完全错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个人怨气使他丧失了理智，而且他沃罗热伊金的功劳越大，这种怨气就越重。他片面地看待这些可怕的事件，而不是从唯一正确的观点出发，把这些事件看做是阶级斗争引发的历史过程。这与斯大林个人无关。斯大林是天才的理论家和革命领袖。他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就像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一样。不过斯大林也像我们一样，成了第五纵队的受害者。帝国主义者确信他们试图从外部通过武装干涉和战争的手段消灭苏联是徒劳的，于是试图从内部通过像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这样的奸细来消灭苏联。”^②

人们把1937—1938年的恐怖行动叫做‘叶若夫专权’，也反映出这种以为斯大林对国内发生的悲剧事件不知情的天真看法。而叶若夫突然下台和消失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

应该说，这种说法正是以斯大林自身行为的许多特点为依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版第3卷第119页。

^② 科尔曼，阿恩绍特（埃内斯特）：《我们不当这样生活》，纽约‘恰利泽’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291页。阿·科尔曼1976年移居瑞典，1979年去世。

据的。尽管人们总是在提斯大林的名字，可是他本人在 30 年代末的活动却是以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的。城府很深、性格孤僻的斯大林总是尽可能地在幕后操纵事态，许多事情都是他独自决定或在少数几个助手的圈子内决定的。他很少出席会议，从不大肆张扬自己参加了镇压行动，更乐意把这些罪行的其他参与者推到前台去。不仅如此，斯大林的许多言行让人们有理由以为，他不太清楚国内镇压的实际规模。在 1937 年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斯大林要求不要镇压那些早已同托洛茨基决裂并谴责了自己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然而全国却在继续逮捕几千名早已停止了各种反对派活动的前反对派分子。斯大林在全会上讥笑那些认为“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是无关紧要的事”^①的人。而在这几个月里开除出党和镇压的不是几万个，竟是几十万个共产党员。在逮捕国内战争的英雄 Д. Ф. 谢尔季奇前不久，斯大林在一次招待会上举杯祝福早在 1918 年察里津保卫战时认识的谢尔季奇身体健康。斯大林走到谢尔季奇跟前，请他喝“结谊酒”^②。在布柳赫尔被捕前几天，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对他作了非常热情的评价。据画家马·萨里扬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亚美尼亚代表团时详细地询问了诗人叶·恰连茨的情况，并且说要爱护这位诗人。然而过了几个月恰连茨被逮捕并被杀害了。据副重工业人民委员亚·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妻子说，她的丈夫在 1937 年住院期间，斯大林突然给她打电话。斯大林说：“据说您在来回步行，这不行。人们会产生不必要的想法。如果您的车还在修

① 《斯大林文集》第 173 页。——译者注

② 奥恰科，И. Д.：《Д. 谢尔季奇》，莫斯科 1964 年版。

理，我给您派一辆车去。”第二天早晨克里姆林宫车库果然开来一辆轿车供她使用。可是又过了两天，亚·谢列布罗夫斯基却直接在医院被逮捕了。据 P. Γ. 阿里汗诺娃说，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来到斯大林从前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伊·布罗伊多的住处，他在开门前赶紧给斯大林拨通了电话。布罗伊多说：“柯巴，他们抓我来了。”斯大林回答：“胡扯！谁能起诉你？你放心地去内务人民委员部吧，帮助他们查明真相。”布罗伊多还算“走运”。他在监狱里只呆了两年，1940年就被释放了。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尼·瓦·克雷连柯的命运则不同。他被撤了职，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把人民委员部的事务移交给了新任人民委员 H. M. 雷奇科夫。然后克雷连柯前往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同家人团聚。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了电话。他说：“别难过，我们相信你。继续去做委托你制定新法典的工作吧。”斯大林的电话使他和家人放心了。但就在这一天的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把克雷连柯的别墅包围起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闯进屋里，逮捕了克雷连柯和几乎他的全部家庭成员^①。据阿·B. 斯涅戈夫说，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Л. Е. 马利亚辛在见到斯大林时表示为自己的命运担心。斯大林拥抱着他说：“你又不是反对派。你是我们的红色银行家。你怕什么？”一个星期后，马利亚辛被逮捕了。据 И. И. 阿列克萨欣说，著名政论家、历史学家尤·斯切克洛夫担心被逮捕，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接见。“那你就来吧，”十分熟悉斯切克洛夫的斯大林说。斯大林在接见时说：“你怎么啦，党了解你，也信任你，你没有

^① 《党走向革命》，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236 页。

什么可担心的。”傍晚斯切克洛夫回到家里，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在等他。就在当天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拿着逮捕证来到他家里。斯切克洛夫的家人最初的冲动当然是去找斯大林。他们更相信斯大林不了解情况，而不相信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据 M. B.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说，1938 年，前苏联检察长、后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伊·阿·阿库洛夫在滑冰时摔成重伤。按照斯大林亲自下达的指示，为挽救阿库洛夫的生命从国外请来了几位最著名的外科医师。经过好几个月的艰难治疗，阿库洛夫又开始工作了，可几乎同时他被捕了，1939 年被枪决。1937 年，曾在金矿开采工业管理局工作的亚·米利恰科夫突然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但过了几天管理局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他激动地说：“我们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叫你去。”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正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办公室里。斯大林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连米利恰科夫这样的人也开除。”然后斯大林又说：“我们任命你为金矿开采工业总局副局长。去行使自己的职责吧。”又过了两三个星期（在亚·谢列布罗夫斯基被捕后），米利恰科夫成了金矿开采工业总局局长。又过了两个月米利恰科夫被逮捕，过了 16 年他才回到莫斯科。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

斯大林正是 1938 年 1 月倡议召开中央特别全会的人，当时已有一多半联共（布）中央委员被捕，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的决定。

这一决定说：“大家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事实：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的公敌，任意非法地

处置他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党组织……没有揭露和斥责那些尽力叫喊警惕性来掩饰自己的敌对活动、把自己留在党内、尽力用迫害的办法来打击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无谓的猜疑气氛的党内暗藏的敌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应当了解，在决定开除或恢复党员党籍的问题时，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不仅不排斥而且相反地要求善于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和表现出最大的同志的关怀。

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一切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竭力提高党员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揭露和彻底肃清党内一切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顺利解决这一任务的重要条件就是彻底消除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笼统地对待党员的反党的做法……”^①

这个由斯大林修改并部分亲自撰写的决定，尽管表述得模棱两可，还是激发了停止镇压和重新审查先前进行的逮捕的愿望。当 1938 年 1—2 月报刊开始刊登关于恢复一些党员的党籍、惩罚一些诽谤者的消息时，这种愿望更强烈了。但这种愿望注定未能变为现实。中央一月全会要的无非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从 1938 年春起，重又开始镇压行动，而且比 1937 年的规模还要大。大批党员相继被开除出党（根据名单进行）。正是

^① 《真理报》，1938 年 1 月 19 日（《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 分册第 491、497、499 页）。——译者注

在1938年，集中营的管理制度更趋严厉，集中营里大批处决人，而在监狱里，侦查时允许对各类政治犯严刑拷打。

1937—1938年间的许多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表明，斯大林对惩罚机关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各地指导镇压行动的卡冈诺维奇、安·安·安德列耶夫、马林科夫、米高扬、马·施基里亚托夫等人始终强调他们是按照斯大林的嘱托行事的。但他们的讲话没有被公布。只是在叶若夫被撤职后，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报刊才开始强调斯大林对歼灭“人民的敌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都讲到了这一点。

马·施基里亚托夫在代表大会上说：“斯大林同志领导了这项清除混入党内的敌人的工作。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用新的方式与新的破坏分子展开斗争，他还教导我们，要迅速而坚决地清除这些敌对分子。”^①

在这方面一些代表还提供了不少详细情况。

О. И. 米沙科娃说道：“我在楚瓦什共青团代表会议上，帮助共青团组织揭露楚瓦什人民的敌人。躲藏在共青团中央的科萨列夫反革命集团千方百计地不让我们揭露这些人。科萨列夫反革命集团因为我参与揭露楚瓦什人民的敌人对我进行了野蛮迫害，把我排挤出团中央机关。我在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讲述了团中央的混乱状况。斯大林同志尽管很忙，还是抽空看了我的信……调查的结果是，共青团第七次全会作出了斯大林式

^①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175页。

的决定^①。不过斯大林还在继续掩盖自己的罪责。上面已经说过，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斯大林指责叶若夫逮捕的人大大多于“批准”他逮捕的人。战前他曾一再地重复这种说法，当时已显露出非常缺少需要的干部。正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1940年夏天斯大林在同我谈话时说的原话是：‘叶若夫这个恶棍，在1938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枪毙了他。’”^②

现在了解到的许多详情和文件证明，30年代所有的镇压行动不仅得到了斯大林的许可，而且是根据他直接下达的指示进行的。下面就是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由З.Т.谢尔久克宣读的一个文件：

“斯大林同志。送上四份应交付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请审批：

- (1) 第1号名单（总的名单）
- (2) 第2号名单（原军队干部）
- (3) 第3号名单（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
- (4) 第4号名单（人民敌人的妻子）

^①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561页。应当指出的是，最初是委派施基里亚托夫审查米沙科娃的申诉的。他支持米沙科娃，但只建议对科萨列夫提出“警告”。施基里亚托夫把这些材料送呈斯大林时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同往常一样，寄上这一报告。如有不妥，请修正。”于是斯大林对施基里亚托夫的报告作了“修正”。施基里亚托夫在共青团全会上发言时喊道：“您想扼杀米沙科娃身上一切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但是您，科萨列夫，办不到，因为斯大林过问了这件事。”（引自Б.Ф.皮基娜1963年11月21日在革命博物馆举行的纪念亚·科萨列夫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 雅科夫列夫，亚·谢·：《生活的目标》，莫斯科1966年版第179页。

请批准按照第一类别给所有的人定罪。叶若夫”

大家都知道，“按第一类别定罪”指的就是枪毙。

斯大林不但亲自领导国内的镇压行动，而且还一再督促他的助手抓紧行事。在这方面亚美尼亚的事例具有代表性。当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阿·汉姜和萨·捷尔一加布里耶良被杀害后，Г. 阿马图尼、С. 阿科波夫和 К. 穆格杜西在埃里温掌权。逮捕老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在继续进行，但斯大林对逮捕的规模感到不满意。阿·米高扬在格·马林科夫的陪同下前往亚美尼亚。他们在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全会上宣读了斯大林 1937 年 9 月 8 日的亲笔信。信中指出，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正在崩溃，而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打击。斯大林对亚美尼亚领导人包庇人民的敌人表示不满，认为捷尔一加布里耶良在侦查前就被打死是为了避免暴露其他还逍遥法外的敌人。信中说：“决不容许亚美尼亚人民的敌人在亚美尼亚逍遥法外。”此后，阿马图尼、阿科波夫和穆格杜西被开除出党并被逮捕。Г. А. 阿鲁秋尼扬被任命为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镇压行动极为血腥。^①

斯大林同样积极地参与了对乌兹别克斯坦干部的镇压。斯大林亲自指示逮捕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法·霍贾耶夫。过去霍贾耶夫曾是青年布哈拉党（扎吉德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红军到达布哈拉后他领导了布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1922 年他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霍贾耶夫这种民族主义的经历使有些布尔什维克产生怀疑。然而几个月后新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А. 卡里莫夫也被逮捕了。事后阿·伊克拉莫夫

^① 《亚美尼亚共产党（布）历史概要》，埃里温 1964 年版第 355 页。

给斯大林打电话说，他不理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卡里莫夫是一个完全经过考验的无可指责的人，他不可能卷入任何反革命事件。斯大林如何答复伊克拉莫夫不得而知。不过尽管伊克拉莫夫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但已中止了他与斯大林的通话联系^①。不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塔什干发去一封密信，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全会宣读了这封信。这封信指责伊克拉莫夫在对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问题上表现出政治上的无知并与布哈林、亚·彼·斯米尔诺夫、伊·捷连斯基和其他已在莫斯科被捕的前反对派分子有勾结。在全会宣读完这封信后匆匆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以“确认”对伊克拉莫夫的所有指控都是正确的。全会将伊克拉莫夫开除出党并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查处^②。阿·伊克拉莫夫立即被捕了。

斯大林不仅下令逮捕人，而且还密切注视许多知名布尔什维克案件的侦查过程，翻阅审讯记录。有时斯大林甚至还建议如何拷打他所熟悉的人。

当被拷打的人的口供中出现几十个“同谋者”的姓名时，斯大林不经核实便在侦查记录上批示“逮捕”或“全部逮捕”。叶若夫在一份例行报告中向斯大林汇报了逮捕一批干部的情况（列出了名单），同时还报告说，已获取其他正待审核是否逮捕的人的有关资料。斯大林在叶若夫后面一句话的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上：“不必审核，而应逮捕”^③。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① 根据作家卡·伊克拉莫夫（阿·伊克拉莫夫的儿子）的回忆录。

② 《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历史概要》，塔什干 1964 年版第 295—296 页。

③ 米罗诺夫，H. P.：《苏联共产党纲领和进一步巩固法制问题》，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7—8 页。

3. 谢尔久克和克格勃主席亚·谢列平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亲自签发了近 400 份黑名单，上面有 44000 个苏共积极分子、军人、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姓名。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翻阅这些名单时，有时会把这些或那些姓名划掉，根本不关心对这些人提出了什么罪名。例如，斯大林在一份准备逮捕的文学家的名单中划掉了 Л. 布里克的姓名。斯大林当时对叶若夫说：“我们不要动马雅可夫斯基的妻子。”后来斯大林还“宽恕了”偷着从韦申斯卡亚跑到莫斯科的米·肖洛霍夫，当时一批肃反工作人员已前往韦申斯卡亚村抓他。

许多地方党的领导人同伊克拉莫夫一样，向斯大林表示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行为的抗议。1937 年 9 月，斯大林和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瓦雷基斯进行了一次这方面的很典型的谈话。瓦雷基斯的妻子问他说：“他是怎样回答你的？”瓦雷基斯回答道：“说起来很可怕，起初我以为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别人。但恰恰是他……是的，是他。斯大林大声说：‘不要干预不该干预的事。内务人民委员部知道怎么办。’然后他说，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人才会袒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说罢就放下了话筒。”^①

几天后，瓦雷基斯被紧急召到莫斯科并被逮捕，又过了几天，他的妻子在哈巴罗夫斯克也被捕了。

叶若夫被免职后，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拷打被捕者，这时斯大林却给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局长发去了

^① 《真理报》，1964 年 9 月 18 日。

密码电报。电报说：

“联共（布）中央一再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从 1937 年开始经联共（布）中央同意采用肉刑。众所周知，所有的资产阶级情报机关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采用肉刑，并且是采用最丧心病狂的肉刑。不禁要问，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情报机关对资产阶级的老牌间谍、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不共戴天的敌人应该更加人道呢。联共（布）中央认为肉刑的办法作为一种例外今后仍必须采用，对于公开的和没有解除武装的人民的敌人来说这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办法。”^①

斯大林非常清楚劳改营里灭绝人性的管理制度。当一些科雷马工作人员发电报给斯大林告发科雷马远北建设总局新任局长巴甫洛夫及其助手加拉宁恣意妄为时，斯大林作了如下答复：“纳加耶沃。《苏维埃科雷马报》。致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亚格年科夫。抄送远北建设总局巴甫洛夫。奥西马科夫、罗马舍夫、亚格年科夫发来的告发远北建设总局工作混乱和巴甫洛夫工作缺点的长电收到。我认为电报信口雌黄，没有根据。报纸应当帮助巴甫洛夫，而不应从中作梗。斯大林”^②

斯大林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个年代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违法行为。但所有主要的镇压行动和所有关于镇压对象和镇压规模的重要指示都出自斯大林之手。巴·伊·沙巴尔金在一个劳改营里见到了一个担任斯大林贴身警卫的前肃反工作人员。沙巴尔金得知，1937—1938 年叶若夫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厚厚的文件夹到斯大林那里去，他们俩往

^① 引自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② 《苏维埃科雷马报》，1938 年 1 月 17 日。

往一商量就是 3—4 个小时。不难猜测他们商量的内容。由此可见，认为 30 年代镇压的主要责任应由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或未经斯大林认可擅自行动的别的什么人承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对真正“大恐怖”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斯大林，这当然也不会因此减轻他的同谋者的责任。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斯大林要消灭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呢？

二、关于斯大林“被骗”的悲剧问题

在人们的意识中确立的斯大林形象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揭露的事实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致许多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国外朋友都渴望设法减轻那种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好友、敬爱的导师的暴行后不可避免出现的精神上的震动。这种渴望往往还带有减轻对自身、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批判的愿望。主要可以用这样的动机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被骗”悲剧这一极其浅薄的说法。

赞成这一说法的人并不否认斯大林亲自参与了 30 年代的镇压。但他们认为，斯大林这样做并非怀有恶意，而是被某些冒险家和野心家，甚至是被混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企图削弱和瓦解苏联和联共（布）的敌方情报机关的间谍所欺骗的。

例如，安·路·斯特朗写道：“很可能应该从纳粹的第五纵队确实大批混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从大量真实的阴谋以及从这些阴谋对行迹十分可疑的人的影响中寻找解析事件的关键。他认为，有人密谋杀害他；他确信，他实行残酷的清洗能够拯救革命……斯大林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因为他出

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童年时代受到过虐待。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因为他五次被逮捕、被流放，他大概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知道他们是无辜的。’^①

这种说法还可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找到。例如 И. 韦尔霍夫采夫写道：“斯大林的粗暴和病态的多疑，对外国情报机关和混入苏联安全机关并开始大量炮制一起又一起党的领导干部叛变事件的那些野心家、冒险家和敌对分子来说，正合他们的心意。”^②

作家 B. 塔里阿诺夫在他的一部描写肃反工作人员的书中间写道：“仅仅过了几年，尼古拉便得知，这一连串悲惨的‘偶然事件’自有一套逻辑：一伙冒险家制定了一套搞逼供信的复杂办法，迫使甚至强迫无辜的正直的苏维埃工作者胡乱招供，以便向斯大林证明，他已被‘间谍’和‘阴谋家’包围，只有他们——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他们的手下，而在他们之前是叶若夫、梅尔库罗夫等人才能够救领袖，使他不被杀害，救国家，使它不致灭亡。而这些野心家才是真正的阴谋家。”^③

逃离苏联的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也大致维护了斯大林“被骗”这种说法。斯·阿利卢耶娃在列举经斯大林同意而被捕的许多亲属和朋友时感慨地说：“父亲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只知道一点：他本人不可能想到这样做……可以让父亲明白，这个人不像

① 斯特朗，安·路·：《斯大林时代》，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71、138 页。

② 韦尔霍夫采夫，И.：《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29 页。

③ 塔里阿诺夫，B.：《看不见的战斗》，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74—75 页。